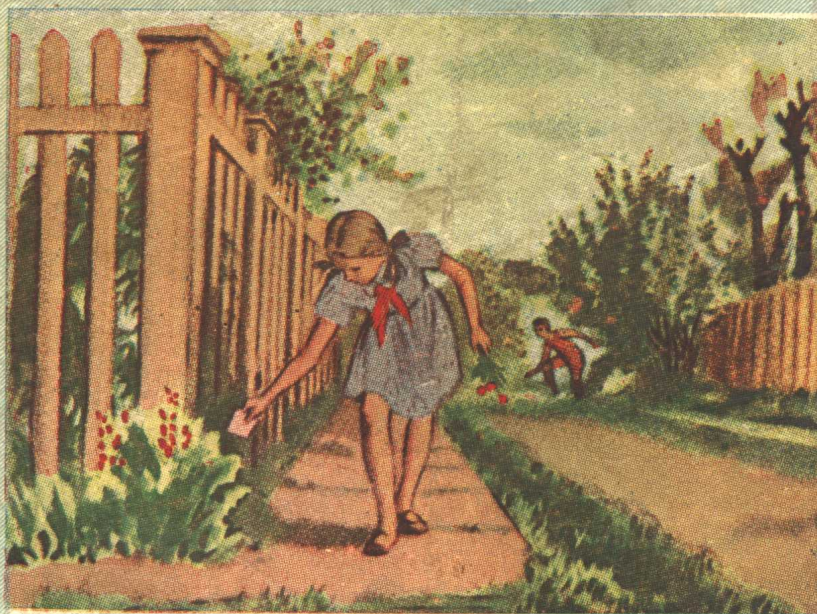


彼捷爾的朋友

一個少年團員的故事

蒂格涅 著 張馨 譯



彼捷爾的朋友

——喬治·赫爾斯頓的故事——

喬治·赫爾斯頓 著 鄭 譯



彼得爾的朋友

一個少年團員的故事

蒂 格 涅 著
張 馨 譯

上 光 書 局 出 版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第一章

在這一章裏介紹給讀者這個故事裏四個主角中的三個，和他們居住的地方。

奧斯卡爾·加利克忽然好像被誰推了一下似的醒來。方才在夢裏聽見哈利嚴厲地說，少年團員是不可以遲到的，並且又說他和琳達只能等待奧斯卡爾到九點鐘……因此不能睡過時間！

奧斯卡爾看看鬧鐘。時針剛指在八點半。可以不必着急。

但是奧斯卡爾不喜歡躺在床上，所以他立刻就起來了。把房間收拾得很整齊，掃了地，又把小桌子上的書堆和練習簿整理好。

他在掛在牆壁上的世界政治地圖旁邊站了一會兒。

僅僅幾天以前，他還天天到學校去，爲了準備考試溫習了地理。他很喜歡這一門功課。喜歡研究自己偉大的祖國的地圖。她的面積從太平洋向東一直伸

— 3 —
展了一萬方公里，住着許多種類的民族。

這兒就是我們自己的愛斯多尼亞共和國。她在地圖上僅僅佔了極小的一角。可是現在她在這十六個共和國所組成的大家庭中，是多麼的強大啊！

奧斯卡爾出生的城市，在地圖上是用一個小點標示着，又有一條細線連接到一個旁邊印有莫斯科大字的大圓圈上。這兒在地圖上插着一枚帶有美麗的小紅旗的別針……再過一個時期——奧斯卡爾一定——一定跟媽媽到莫斯科去！他現在是十三歲，等到十六歲的時候……不，十五歲……那時候就一定——一定……

小屋裏靜悄悄地。院子裏也是靜悄悄地。甚至吐瀉的聲音也聽不見。大概沒有人可以做爲狗兒號叫的對象。所有的人們都已工作去了。在這樣的早晨，還有誰能在他們的馬車胡同裏走呢！

奧斯卡爾走到窗前，推開了窗子。

夏天的太陽發出了火熱的光芒。從窗內，在披滿了濃密葉子的樹木空隙中，可以望見熟悉的，將要完工的伐木廠的新建築物。從前的工廠是被法西斯強盜在撤退的時候，燒毀了，現在就在原來的地方，產生了新的工廠——輝煌而廣闊。

新的牆壁旁邊還搭着木板架子。看得見人們正在工作。一根沈重的金屬樑柱吊在半空，正向上面起升。這些樑柱是從列寧格勒運來的。孩子們都走來瞧看。這些樑柱完全是新的，沈重得很。用起重機來舉起它們。

奧斯卡爾在窗子旁邊站了幾分鐘。

從附近的空場上傳來了堆放磚塊的聲音。在以前奧斯卡爾住過的地方——郵政街也有這種空場。

在祖國的大地上不止一個空場，留下了法西斯侵略的慘痛紀念！但是蘇維埃軍隊解放愛斯多尼亞共和國，已經三年了。在這三年的當中，

一 4 一
城市的居民毫不顧惜自己的力量，恢復了自己的企業，自己的街道，房子和花園。

昨天是星期日。少年團員們也幫助年長的人勞動，打掃了空場。奧斯卡爾和朋友們清除了垃圾。

今天孩子們將要舉行一個有趣的遠足。

是的，是準備的時候了！

奧斯卡爾洗了臉，穿好了衣服，又在鏡子前面仔細地在脖頸上結好了少年團的紅領巾。

向鏡子裏看了好幾秒鐘自己的影像。臉倒像臉。鼻子也很標準，筆直的。眼睛像普通人的一樣，灰色的——不過稍微大一點。就是頭髮顯得不好——很淡的，甚至是淺紅的，而且幾乎總是翹着。

他迅速的梳好了頭，從桌子上拿起媽媽給他預備好的三明治，帶上了門就

從台階跑到院子裏去。

奧斯卡爾用皮帶牽着吐潑出了便門走到胡同裏。

在早晨的寂靜中清晰地聽得見載重車轆轤的聲音，和鐵擊在石頭上鏗鏘的聲音。溫暖的空氣裏充滿着茂盛的菩提樹的芳香，和花朵的氣息。在鋪道的石子中叢生着綠草。麻雀正在跳躍着。

這兒馬車胡同裏的一切，對於奧斯卡爾看來都是非常熟悉的。無論是整齊的木柵，或是一層與二層帶有白色窗框的房子。他認識這裏的每一棵山梨樹，和每一叢沿着胡同兩旁行人道上種着的紫丁香。

吐潑掙拖着皮帶跑在前面，這兒對牠有許多都是生疏的。在陌生的籬笆前牠停下來，嗅嗅不知誰的足跡。

大概這是貓的足跡，因此吐潑輕蔑地吹着鼻息。又有一種新的難聞的氣味散放出來。吐潑甚至打了個噴嚏。

奧斯卡爾也感覺到這種熱柏油的尖銳的氣味，開始放慢了腳步。

他欣悅地看着作爲十年制學校校舍的新建築物，寬敞的窗戶，早已裝上了玻璃。但是仍舊是晦暗的，上面塗着白粉。房子的正面剛粉刷完畢，現在高聳的牆壁反射出白色的光輝。

在澆上了柏油的操場附近，聚集了許多好奇的孩子。

奧斯卡爾也停了下來。他很想走進前去看看。這是多麼有趣啊！但是現在不能。以後可以同彼捷爾，哈利，和琳達一起到這兒來。現在得趕快走。

奧斯卡爾越是走近城市的中心，越是碰到更多的多層建築物。後來他轉入了公園街。

這條街一直通到城內的公園。走到它的盡頭，在最後的一排籬笆旁邊，奧斯卡爾放慢了腳步。通過籬笆，可以看見在果園深處的一所小房子，房頂上扯着天線。

這所小房子裏住着奧斯卡爾的朋友們——哈利和琳達，彼海爾加斯。但是奧斯卡爾沒有在便門旁邊停下來。他順着街道一直地走，走到了盡頭，出現在公園裏面。

這裏彷彿立刻安靜了許多。樹木在作着歡迎地響聲，輕輕的搖擺着濃密的葉子。

奧斯卡爾迴轉到右面去，停了下來，傾聽了片刻又張望了四周。「啊！那邊欖球掉下來了。這樣……」

他把吐瀼安放在路旁，自己向那粗大的欖樹走去，同時向着那蓬亂而濃密的樹枝裏瞧着。「原來你在這兒，油滑鬼！」

一對流俐而好奇的眼睛從樹上向奧斯卡爾望着。長而蓬鬆的尾巴像個釣針似的向上翹着。

「有點東西給你！」奧斯卡爾愉快地說。從衣袋裏取出一枚胡桃，遞到上

面去。

松鼠敏捷地跑下了幾步，來取這種可口的食物。這對牠已經不是頭一次了！城裏的市民關心自己公園裏的松鼠，時常喂牠們。

奧斯卡爾看着松鼠咬嚼胡桃。這時鐘塔上的鐘敲了八點三刻。他立刻就想起來了，喚來了吐瀉，向着那分隔公園和城市建築物的木柵走去。

木柵是高大的，從公園街一直延長到和它並列的——郵政街。奧斯卡爾走到木柵旁的接骨木高大的樹叢裏停下來。然後他看看兩邊，很快的鑽到灌木叢的後面，移開了一條木板從夾縫中爬了過去。

現在奧斯卡爾出現在小花園最遠的一角。這兒，在他爬進來的地方左邊，就是籬笆的起頭，將住宅和空場分隔開來，在木柵的旁邊形成了安適的一角，滿長着濃密的莉球花和紫丁香花的花叢。

奧斯卡爾沿着籬笆，在樹叢裏行走大約一分鐘。然後停下來，撥開樹枝向

右面的佈滿了菜圃的空地上張望。

在菜圃的後面現出一所小房子，房頂上扯着天線。房子的正面是朝着公園街。現在奧斯卡爾只看到它背面的一角。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只注意角落上的一扇窗。窗簾是垂着的。

奧斯卡爾把手指放在嘴裏短短地吹了一聲。吐滋一直跟在男孩子的後面，現在牠警戒的豎起了耳朵。

窗簾移動了，從窗內探出一個生着淺色毛髮的頭來，後來又重新隱沒在窗簾的後面。

奧斯卡爾退到樹叢的後面，由籬笆望着空場嘆了一口氣。從前曾經有過小房子的地方，仍舊高高的堆積着磚塊。奧斯卡爾跟媽媽，和彼捷爾跟爸爸媽媽曾經在那裏住過了一個時期。法西斯的炸彈摧毀了小房子。現在在廢墟的周圍生長着有刺的荒草，高大的蕁麻和牛蒡……

奧斯卡爾現在住的地方離這兒已經隔了四條街區。彼捷爾較近兩條街區。但是老朋友們還是時常在自己從前遊戲的空場「自己的空場」上會晤。作遊戲。談論着學校裏的事情。

熟悉的聲音把奧斯卡爾從眺望空場中引了回來。他轉過頭來。

在房子的近邊閃動着紅色的領巾。琳達和哈利跳過了菜圃，向籬笆跑來。

哈利那本著名的筆記簿，在他的上裝衣袋裏顯露出來。哈利如今時時刻刻也不離開這本簿子。他訓練自己去觀察事物，一切有趣的事件，他都立刻記下來。哈利希望着能成爲一個新聞記者。

「你們準備好了嗎？」奧斯卡爾問。

「當然囉！」琳達喊到。「剛巧來得及吃早飯。自己煮的咖啡。也就是說我煮的：甚麼也不能希望哈利去做！」

「你關於這個已經說的够啦！我不是在自己的簿子裏作筆記嗎？」哈利喃

喃的說。裝作着全副精神都灌注在吐瀉身上。

「你想想看他寫了些甚麼東西，」琳達接着說。「院子裏的公雞怎樣鬥了架！誰需要這個？」

「公雞鬥架是很有趣的！」哈利不樂意地說。「而且這也是很難寫的。」朋友們走向木柵那面去。奧斯卡爾移動了一條熟悉的板木，他們就一個跟着一個爬到公園裏去。

琳達繼續地責備哥哥。但是他一聲也不響了。走到中央的小徑的時候，琳達忽然站住了說：

「看哪，——彼捷爾的箭！」

果然，在高大的楓樹的粗枝中間，翹出一支自製的箭，牢固地插在樹上。箭已經有點腐蝕，因為時間過久，顯得陳舊了，在它的末端垂着一根褪了色的帶子。

「是的，這正是彼捷爾的箭。」哈利肯定的說。「它怎麼會一直藏到現在呢？它還是從炸彈炸毀了你們房子的時候，就在這裏的，你還記得嗎，奧斯卡爾？」

「完全看得很清楚，」奧斯卡爾奇怪地說。「可是那個時候我們找了許久，還是沒有找到。」

他們走出了公園。

奧斯卡爾催促朋友說：

「到彼捷爾那兒可不要遲到啊！」

「不會遲到的，」哈利安慰着他。

「恐怕他不會等我們吧！」琳達說。

「他知道我們會去叫他，就應該等着，」奧斯卡爾說。

朋友們很快的轉入了一條狹窄的小巷，過了幾分鐘就停在一所低矮的用紅

色磚頭造成的小房子前面。這兒，住着朋友中的第四個——彼捷爾·維海爾巴和羅和他的父母。

哈利，琳達帶着吐瀉留在便門旁邊，奧斯卡爾走進院子裏去。過了一分鐘他就回來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琳達問他。「走了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奧斯卡爾窘迫地回答說。走了幾步，又補充着說：

「他對媽媽說集會規定在八點鐘。」

「原來他又說謊了！」琳達不高興地說。

「也許他忘了，集會是在十點鐘吧？」奧斯卡爾猶豫地說。「現在正坐着等待我們呢……」

「他可能早已在少年團部裏了！」哈利同意地說。「我們會在那邊找到他的。」

「上星期一，我們去看新校舍的時候，他也是跟媽媽說去參加集會，」琳達說。「而實在他是去釣魚……」

「還好他家裏不知道，他考試不及格是因為甚麼，」哈利說。「不然的話，他父親早已重重的叱罵他了！」

孩子們都加快了腳步希望快一點證實彼捷爾只不過是弄錯了時間，並且早已經等待在少年團部裏了。